

方言与识字



庞雨,现供职于宣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年过知非,喜欢读书,喜欢码字。作品散见于网络、纸媒。

蛸、蜷

传统文化讲究中庸、圆通。人与人相处,要彼此体谅,相互礼让,你敬我一尺,我敬你一丈。四川人也懂这些道理,两人持理争论,常有中间人劝说:大家都ju ān ju ān脚。“ju ān ju ān脚”很形象:两人桌前对坐,如果都将脚伸直,就会越过界限,侵入对方地盘。如果都ju ān ju ān脚,将脚规矩地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内,桌子下就泾渭分明无冲撞,桌面上的事就能凡事好商量。所谓ju ān,是弯、曲、挠的意思。

李实《方言》:“曲谓之蛸。《考工记》曰:‘庐人,刺兵欲无蛸。’注云:‘蛸,挠也。’蛸虫行必腰曲,故腰曲谓之蛸。凡物曲挠皆谓之蛸。”查《周礼·冬官考工记》:“庐人为庐器:……凡兵,句兵欲无弹,刺兵欲无蛸。是故句兵稊,刺兵抐。”庐人:“官名,周朝置,掌戈矛爰类长兵器制造。”句兵:“兵器,戈戟之属;一作‘勾’。”刺兵:“古代兵器,矛属。”《考工记》里的这段话,可翻译为:“庐人制作长兵器的柄:……凡兵器,勾兵(的兵刃)不可转动,刺兵(的兵刃)不可弯折,因此勾兵(的柄)要椭圆,刺兵(的柄)要圆。”李劫人《大波》第三章:“龙竹君坐在藤心紫檀框的美人榻上,两手捧着脸只是笑。而且有意地把腰肢蛸着,不让她二姐再看见那微微凸起的肚腹。”四川方言里的ju ān,或可写作李实、李劫人笔下的“蛸”。

蛸,是个古字。《说文解字》曰:蛸,“蛸也。从虫,冒声。”《说文解字注》云:“冒各本作蛸,仍复篆文不可通。考肉部冒下云:小虫也。今据正。”段玉裁认为:蛸的本字是冒。冒,从肉从口,口即圆,表示其虫肉质,曲如圆环。由冒演变而来的蛸,本指小虫,《尔雅·释鱼》说:“蛸,蜺。”郭璞注:“井中小蛸蜺,赤虫,一名孑孓。”后扩展引申,由名词而动词,借蛸行之弯曲指弯曲,《字汇·虫部》:“蛸,挠也。”

蛸,普通话读作yu ān,四川方言读作ju ān。今天,蛸已颇生僻,除用于“蛸蛸”形容虫子爬行的屈曲蠕动的样子外,很少出现在汉语词汇里。所以,张慎仪《蜀方言》说:“曲身卧曰蜷。”蜷,读作ju àn,是形声字:肉月旁表意,指身体;卷既示音,亦参与字义,由“膝曲也”引申为身体弯曲。《康熙字典》引《集韵》释曰:“驱圆切,音卷。身曲貌。”

比较蛸、蜷,虽都指“弯曲”,若要望字生义,蜷,更易理解,不需如蛸般要溯其转折引申,才能窥其要旨。



德立散打



看书

一辈子看书无数,最难忘的是看琼瑶的小说:《穿紫衣的女人》。那本书,是在其他班同学的手上借来的,只给我一下午的时间,必须在放学的时候还。于是乎,铤而走险的我只有在上数学课的时候看。

上课偷看课外书,对我而言太小儿科了。读书的时候,我们都流行包书,用报纸或旧日历画把书包了,是语文书,就在书皮上写上“语文”两个大字,是数学书在书皮上写上“数学”两个大字。我们好多同学都是琼瑶迷,我同桌小霞也想看这本书。我对她说:“我先看,你给我放哨,我看完给你看。”

一边说,一边熟练地把包数学书的书皮,拆下来包了琼瑶的《穿紫衣的女人》。刚开始看时,还时不时偷看一眼讲台上的老师。可是,还没有看上三页,我就一头陷进故事情节里。看着看着,眼泪就把吧嗒吧嗒掉下来,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朦朧中,看见我的面前伸过来一只手,我以为是小霞的手,有些恼怒,“说好了我先看完的,慌啥子嘛!”我举手欲打,但又觉得哪里不对,抬头一看,哎呀,是数学老师,一时惊慌,书掉到地上。

我想,遭了,这回死定了。

数学老师非常生气,他的手依旧伸着,严厉地说:“拿来。”没有别的办法,我只有把书捡起来,交给他。提心吊胆地听候他的发落。

没想到,他把书合上,看了一眼封面,又摔给我,气愤地说:“你的感情才丰富哩,上个数学课你都在哭,不晓得你在哭啥子,阿拉伯数字也值得你动感情?!”

很多时候,我不是很喜欢看电视剧,我喜欢看书。比如琼瑶的小说《我是一片云》,女主宛露遇见了心仪的男朋友孟樵,第一次上门拜见家长,就被那个单亲妈妈百般刁难。她实在是没有办法就用眼神向男朋友求救。于是,心领神会的男朋友马上救场。可看电视剧的时候,女演员没

有把握好尺度,眼神弄成了挤眉弄眼,被未来的婆婆骂成抛媚眼。求教和抛媚眼是两个概念啊,本来是小女人的楚楚可怜,被她硬生生弄成了水性杨花,糟蹋了琼瑶的原著,心疼。

小时候,我的二姑是电影放映员,所以,我们家的外墙上贴着很多电影画报,刘晓庆、陈冲、潘虹、龚雪,她们的美丽身影都贴在我们家的墙上,每年过年的时候就会更换最新的电影画报和最出名的明星剧照。记得我们家里的墙上贴过一张《马兰花》的电影画报,有部分预告,有简单几十个字的内容介绍。我认识的字不多,胆子不小,站在画报前,大声朗读:“多多说……”我姐姐当时正准备煮饭,听见我的朗读,笑得前仰后合,差点笑死在灶台前。因为画报上的字是“爹爹说”。爹爹笔画多,又过于复杂,我不认识就读半边,难怪有人说,四川人读字读半边。这个毛病,一直伴随我很多年。

后来,我们村上有个人买了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,每天,这户人都会把当晚电视剧的名字写在小黑板上。吃了晚饭,大人会差遣我去看今晚上放啥子电视剧,我看了回来,老远就大声报告:“今天晚上演卖娥冤。”在院子里乘凉的人,哄堂大笑。我一脸的懵。

那年带胖子回娘家,搭错了车,在汽车站下车后,进去买车票,看见墙上的字,我又开始大声朗读,气得上小学的胖子一直扯我衣服说:“妈,你认不到字就小声点嘛。”

我今天这么多的废话其实不是废话,我是想说,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看书了,虽然看得很艰难。但是,我一直在努力。现在,我仍在坚持看书,也有不认识的字,看到了,懒得去翻字典,就先截图,然后编辑,把不认识的字画一个圈,发送到我们的文化群求救。自然有好心人用拼音把那个字正确的读法打出来。他们就是我身边的爱心字典,是我读书路上最好的恩人。

做过场

□朱文建

过场是大家都晓得的一个意思,原本也就是一个开场白的环节,或者是叫“引子”也可以,因此过场不要太多,一多就烦人,甚至讨厌。去参加婚宴,婚礼一整就是半天下不倒台,1点钟了还开不了席,你倒是做得扎劲,客人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,要搞清楚,人家不是来看你表演的!

人的过场一多,那味道绝对长得很。老憨就经常在我们面前抱怨他媳妇,啥子都好,就是做不完的过场,用老憨的话来说,那过场多得吓死人。老憨媳妇叫小丽,比如门口就是一个大超市,她就觉得家门口的东西不好,于是舍近求远,门口的鳊鱼三十块钱一斤,她估倒小憨开车跑到好几里外的超市去买,还得意地说,人家这个两百多块钱一斤!意思是价钱贵的就是好东西。老憨看了一下,也没有看出来两者

有哪儿长得不一样。买了东西回来,地下停车场没得位置了,小憨就只有把车临时停在路边,第二天早晨去开,车窗上贴着一张纸飞飞,那是违章停车的罚款单,小憨气乎乎地说小丽,“就是怪你,过场多,要跑那么远去买!”

老憨说,小丽做的过场,有些你都想不到。她吃柑子不是剥了就吃,而是要先用水洗泡一阵,说是去残留的农药,然后再用刀慢慢把皮削了,切成小块小块的放在盘子里。老憨就搞不懂,既然要削皮,那还泡啥子,这不是脱了裤子打屁多此一举嘛。

老憨说,洗菜还更安逸,香菇顶本来就有些黑,小丽觉得不干净,硬是用刀把那层削了。有一回老憨洗冬苋菜,小丽说他没洗干净,要他把连着叶柄的那点黑毛毛洗了,老憨解释,冬苋菜本来就长得这样子的,又不是脏,小丽

转身就去拿了把牙刷来,老憨还没有搞醒豁,小丽拿起冬苋菜就用牙刷去刷那一点黑毛毛,你说怪不怪,这真的是闻所未闻。听得我们几个肚皮都笑痛了。

这还没有完,老憨说他们一家去吃火锅自助餐,那个味道才长。吃自助餐应该是喜欢吃啥子才拿啥子,不喜欢的就不要拿,小丽就不这样子,喜不喜欢吃的都拿来摆起,老憨说:“不喜欢吃的拿来做啥子?”小丽哼了一声说:“你们不懂,每一样都要有点才好看来,也是拿给你们吃的!”老憨就喊小憨吃,小憨也不吃,老憨虽然不喜欢,还是只有他拾脚子(收拾残局),吃得心头鬼火冒。

有一回做饭的时候,小丽突然自告奋勇对老憨说:“爸,我来做!”她嫌老憨做的饭菜不好吃,看了抖音上的做菜视频,非要亲自试一下。老憨也没有说啥子,只要她做,好耍都不说。小丽撩衣

扎裤的就干开了,不过要喊老憨打下手——爸,把这个洗了!爸,把那个切了!老憨忙得团团转,比他自己一个人做还累。小丽是做得一板一眼,一点葱花装一个碗,几片生姜装一个碗,几节干海椒装一个碗,倒点酱油又倒点醋,还有几匹菜也装一个碗,灶上放了一排排。老憨看得直瞪眼,问她在做啥子,炒个菜用得着这么麻烦啊?小丽振振有词地说:“嗯,人家馆子头都是这样子的!”差点把老憨气背过去。可气人的还在后头,摆了一坝坝不说,小丽撒手不干了:“爸,还是你来!”过场做够了,把烂摊子一下就甩给了他,你说气不气人!

其实,不管在生活还是工作中,必要的讲究是要有的,没得规矩就不成方圆嘛,但过场太多,真的害死人。